



生死博弈

SHENGSI BOYI 张启元/著
市委大院的权力争锋

新阳市委进入换届的倒计时。围绕权力的更替，官员们开展了激烈的角逐。市长柳王明志在谋取市委书记职位时，不惜权权交易、权财交换、权色交换，绞尽脑汁，玩弄权术，利用三个美貌女子或在外交上的游说以获取选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生死博弈

张启元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博弈/张启元 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742-106-1

I .生...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7604 号

生死博弈

作 者:张启元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330008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50 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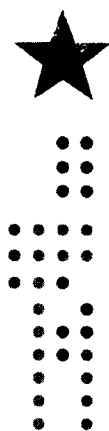
印 张:23.75

书 号:ISBN 7-80742-106-1/I·59

定 价:39.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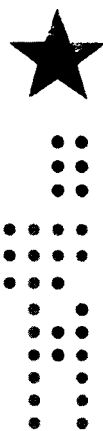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新阳市委进入换届的倒计时。围绕权力的更叠,官员们开展了激烈的角逐。市长柳王明志在谋取市委书记职位时,不惜权权交易、权财交换、权色交换,绞尽脑汁,玩弄权术,利用三个美貌女子或在外交上的游说以获取选票;或是他的管财大臣,源源不断提供“银弹”;或是他肉欲的温床,在丑陋人性的大暴露时是他飞溅起的邪性十足的私欲与狂欲。就在他堕落为典型的“权妖”与“官癫”时,代表正义力量的市委书记李树生不能容忍沆瀣一气的柳王明之流的丑恶行径,铁肩担义,重拳出击,小小的新阳市由此而爆发了政治与权力的强大冲击波……

中国地方政权组织运作透析

新生代权力层对权力与利益的最新阐释

官场维妙心理与人际玄机的层层裸现



柳王明钻进汽车，一溜烟地离开了清江宾馆，他急着往回赶。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四十分了。三伏天的太阳，还在天上悬着，热浪灼人。司机老余把冷气开到了三档，呼呼直响，车内依然闷热。

“老板，我们去——”老余试探着问。

“我们顺道去云坊县，书记、县长有事要汇报，吃了晚饭再回新阳市。”

“本田雅阁”以 120 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柳王明开始感到车里有些凉意，微眯着眼，躺靠在后座，一脚插进老余的座位下，一脚伸向副驾驶座位下，舒展开全身，显示着车主的霸气。双手十指交叉，垫着后脑勺。

老余从倒车镜中看到他的姿态，知道柳王明又在思考问题，而且一定是重大问题。他知道市长的习惯。

不错，柳王明现在正思考着关乎新阳市未来、关乎自己一生的政治结局的大事。这步棋胜算，他就是“卒”子过了河，还有“戏”。柳王明算过账，如果在这次换届中能顺利拿到市委书记的位子，五年之后，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换届，他完全可以挤进其中一个班子，运气就是再差，任个省政协副主席总是可以的吧！现在省四套班子成员，大多数都是原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工作过的，这是多年来省委安排干部的惯例，只要你当上了地市委书记，又不犯错误，不瞎折腾，再往上爬一格，是十拿九稳。何况新阳在全省的位置仅次于省会，举足轻重。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对于柳王明来说，这一辈子就算是心满意足了，也是祖坟冒清烟了。要知道，柳王明家乡的那个县，还是同治年间出过一个州官，现在在职干部中职务最高的，一个是柳王明，另一个是部队的副师职干部。从任新阳市长的那一天起，柳王明的名字就在老家更大范围传开了，无论熟悉的、陌生的，认识的、不认识的，说到柳王明三个字，都肃然起敬。柳王明成了长辈教训下辈、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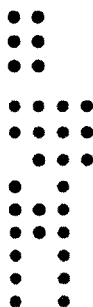
母告诫儿女的口头禅：“不读书，不吃苦，还想过好日子？看看人家柳王明多出息。”柳家的长辈们，甚至在酝酿着要重修柳氏宗谱，以弘扬柳氏祖宗功德，且激励后辈奋发努力，为列祖列宗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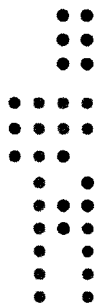
柳王明进入省级高官的目标一旦实现，一定会在家乡那块土地、在家乡父老心中发生更加强烈的震撼。到那时，他柳王明就算是乡里万人仰止的政坛巨星了。现在他要好好对付李树生，明争暗斗，把他挤走。但又要注意策略，甚至帮他说些好话，既促使省委能够提拔调动他，又不至于安排到关键重要岗位。如果对李树生评价过了头，让他进了省委常委班子，那还有柳王明好果子吃吗？赶走他？挤走他？或者捧走他？但这个“度”要切实把握好。他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这两个月零十五天的工作，作一些重要调整。以柳王明对权力的理解和自身目前处境的把握，这次换届中自己能否胜算，犹如生死搏斗。一个以毕生精力追逐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那无异于摧垮了他的精神支柱，等于给他判了死刑，他也就成了行尸走肉。

再说，如果这步棋失算，柳王明对新阳局势的控制力就会大大下降，他脚下踏着的那些地雷，随时都可能引爆，死无葬身之地就不是危言耸听了。因此，这段时间的工作，对于柳王明太重要了。想到这里，省委林书记在全委会上的讲话，特别是有关地、市委换届的内容又在他耳边响起：“同志们，按照党章的规定，今年十月中旬，全省五个地级市党委要换届选举。这次换届，是广大党员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关市委要把它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省委组织部明天还要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我这里强调几点：一是要把选举换届工作，作为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契机，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二是要抓住重点。党代会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方面要总结好前五年的工作，发现和提炼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规划好未来的发展蓝图。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完善发展思路，动员广大党员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要按照‘四化’方针，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选配好新的市委班子。要以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把那些有本事、靠得住的优秀干部选进市委班子。三是各级干部要讲党性、讲大局、讲纪律，服从组织，顾全大局，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去留，决不能‘跑官要官’。”

讲到这里，林书记放下手中的讲稿，摘下老花镜，严肃凝重的目光，在大会前排的地委书记、市长脸上扫过一遍。

“这次换届对大家都是个考验，嗯。伸手要官的坚决不给，跑官的坚决拿下，买官的坚决处理，决不姑息。在这个问题上，省委常委的意见是很明确的，是不是这个态度，老马？”





林书记把目光又转向坐在身边的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我完全赞成林书记代表省委讲的意见，中纪委对抓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腐败现象极为重视，我们也想抓一两个这方面的典型，以儆效尤。”马书记插话。

“当然，我们不希望因此而处分干部，希望大家做好工作，要保证换届和当前经济工作两不误，这对我们的驾驭能力是个考验，中央提出要提高执政水平，这就是最实际的检验。”

听到这里，柳王明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甚至还觉得有些滑稽。说心里话，林书记讲的那些话，他觉得有价值的就一句：十月份换届。其它的他听过千遍万遍。早已不新鲜了。跑官要官，讲了多少年，跑的、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有成效，傻瓜才上当。为什么有人跑、有人要？就是有人给！为什么有人买？就是有人卖，有市场。现在的换届选举，什么花样没有。

柳王明注意到，近几周来，省报第四版几乎让各地市包下来了，今天你专版，明天我专版，后天他专访，市委书记、市长轮流亮相。有的书记、市长，几个鸡爪子样的字，竟冠上“题词”、“书法”之名。甚至挂上某某书画家协会副理事长、副秘书长、理事之类，说有多恶心就有多恶心。什么宣传大好形势，招商引资，宣传开发区……通通见鬼去吧，背后的把戏三岁小孩都懂。拉选票，树政绩，目标都是朝换届来的，甚至盯上了明年省里几套班子换届，造舆论、争位子。

柳王明虽说高中还差三个月毕业，但混迹政界也是三十年了，瞒得过他的眼睛？他才不傻冒气呐。

今天立秋，掐头去尾，离市委新班子到位，仅仅六十七天的时间，紧得不能再紧了，他必须分秒必争，精心谋划，围绕着换届，围绕着那个市委书记的位子，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奋力一搏。走着瞧吧，他要构思一幕话剧，在新阳换届前隆重推出。

对，明天就开始。

“哥们，开快点，人家书记、县长还在等呐。”

想到这，柳王明睁大眼睛，直起腰，随着汽车的起伏不停地晃动着脑袋。老余知道，柳市长思考的问题已经有了头绪。柳王明的习惯，一高兴，就叫他“哥们”。有时在一些会议上作报告插话时，也来一句“哥们”。

汽车在飞奔，路边的景色从车窗两边“唰唰”掠过，天空湛蓝，随意飘荡着几缕白云，路面窜起了腾腾烈焰。今天是入秋的第一天，气温高达四十度。远处的大片水田，就像一块破碎在地面的镜子一样，在强烈的阳光下映出刺眼的反光。三三两两的农民，弯腰栽插秧苗，随着他们手起手落，身影的挪动，稻田一片片绿色慢慢在蓝天下延伸扩展。

柳王明由远而近注视着他们,陷入了沉思:农民挥汗如雨,在播种着希望,能收获到期望的果实吗?如果管理跟不上,如果病虫害得不到有效控制,如果遇上了水涝干旱,种下的希望瞬间就会破灭。是啊,芸芸众生,机关算尽,人人都时刻在播种着各种希望,有收获硕果的,也有等来绝望的,有种瓜得豆的,也有插柳成荫的。农民期待收获,商人渴望利润,投资祈求回报,当官惦着提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柳王明正在洒播“书记”的种子,会是个什么收成呢?他提醒自己,必须全力以赴,播种、管理、耕耘一齐跟上去,获得自己期望的果实。

高速公路边上的路牌提醒司机,眼前离云坊县“出口”还有两公里,老余放慢了车速,不一会就到了云坊收费站。紧挨着“出口”停着一列车队,映入柳王明的眼帘,一辆公安用桑塔那,两辆红旗,还有一辆桑塔那 2000,一字排开在收费站前,车边高矮不齐列队站着一溜人马,在热腾腾的沥青路边,一个个摇着折扇却满头大汗。

这幅图画,叫柳王明心头掠过一丝鄙视的微笑。这个李宜德,是县委书记中同市委书记李树生抱得最紧的,柳王明来云坊检查工作不下十次,还从来没有如此隆重接待过柳王明,这小子肯定“嗅”到什么味道。

柳王明的汽车在几乎是在李宜德面前停下,李宜德迅速伸出手,麻利地拉开车门,一只手伸过去握住柳王明刚刚抬起来的手,满脸微笑,“柳市长,一路辛苦。到底是说话算数,证明你一直惦记着我们云坊。今天我和朱县长及三位副书记都在这里恭候。”

“我柳王明没有很大的本事,但说话算数,敢做敢为,不像有的人。”柳王明边同一行人握手,边发表着宏论。那个“有的人”李宜德心里明白是谁。不便插嘴,只好向柳王明逐一介绍他的随行人员。

“这是市委上个月派来的吴副书记,七一年生的。年轻啊,我们感谢柳市长对云坊班子建设的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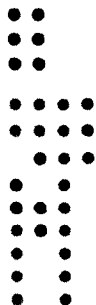
干部管理,班子建设是市委的职能,李宜德和柳王明心里都是清楚明白的。李宜德为了搏取柳王明的欢心,特别强调要感谢柳王明的关心。柳王明也知道李宜德的用心良苦,但当着众人的面,让大家知道他柳王明在市委用干部问题上的分量,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所以,他并没有去制止李宜德的吹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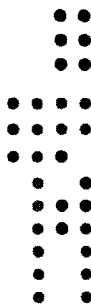
“哦,哦,学数量经济的硕士研究生,名字我知道,我是带头举了手的,只是人对不上号。”

吴副书记一脸感激。

“这是县长助理、县财政局长。”

“好,好。”





“这就是你要找的张力维同志，在县城建局办公室工作，小伙子清华大学毕业，本科学的是工民建，研究生学城市规划管理的。”

“哦，很年轻嘛，从你的文章看，很有功底。新阳市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缺的就是熟悉现代城市管理的人才。”

叫张力维的小伙子既不点头，也没摇头，淡淡一笑。

“这样吧，市长，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吃饭，然后再汇报工作，怎样？”

“行，上车吧。”

“把小伙子带上，一起吃饭。”柳王明特意交待李宜德。

一行人各就各位，警车开道，一溜车队，一股尘埃，洒向县城。

县委招待所离县城很近，但闹中有静。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属于那种“前有照，后有靠”的衙门所在地。主楼坐落在一块足有近十亩的平地，主楼后有四五个小山头，每个小山头都盖了一栋小楼，小楼内吃、住、玩，设施齐全。虽然外墙瓷砖斑驳脱落，但还可见昔日的繁荣和辉煌。

云坊县城离省会很近，省里领导来得多，调研、考察、视察的。在职的，退、离休的，忙里偷闲的，忙中添乱的，有思想问题的，同老婆怄气的，都到这里住住。一是有人陪，二是吃喝有人伺候，三是这里离家也近，算是省城的郊区。有个急事什么的，几十分钟就到家了。

别看领导们开会坐在一起，从电视里画面上看到的是亲亲热热，有说有笑。一到这里，则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干各的，各住各的，各吃各的。且都要交待服务人员，不要告诉这里住着谁。如果服务人员不懂规矩，泄漏“天机”，马上就会有各种理由叫你第二天卷铺盖走人。

柳王明到云坊县，很少住这里。如果县里安排在这里，他会让秘书通知县里换地方，理由是“这里太浪费”。心里的想法是不愿在这里碰上那些省里来的、对柳王明仕途又无关紧要的头头脑脑。柳王明来县里视察，就应当是至尊至高，不能再有排在他前面的人。如果在这里碰上比他职务高的，大家都围着他转，那我柳王明还算什么？

“今天这里住什么人没有？”柳王明下车后问李宜德。

“省政协一位老副主席在四号楼休息，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派办公室主任陪他到一个乡钓鱼去了，明天再回。”李宜德知道柳王明问的人指的是什么。

“老同志要安排好，他们为我们的工作打下了基础，为革命作过贡献，退下来更要关心他们。‘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哪，谁都有个年老退休的时候，我们在位的这些人要关心他们才对。”柳王明这番话的语速很慢，还特意转过脸对着身后的人，给他们表

现富于人情味的菩萨心肠。

“晚上好，欢迎光临。”一号宴会厅灯火通明，七八个小姐身着旗袍，挂着欢迎缎带，齐声弯腰致礼。

柳王明一行落座。呼呼啦啦两桌。杯盘碗盏，上菜斟酒，宴会开始。李宜德站起来，举着酒杯：“同志们，今天非常荣幸，柳市长刚刚开完省委全委会，马不停蹄赶往云坊，晚上还要听取县委工作汇报，着手解决我们反映多年的财政分成比例问题。这是对我县四十多万人民的关心，我代表县四套班子表示感谢，并以这杯酒，为柳市长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干杯。”

大家轮番同市长碰杯，个个仰着脖子，杯杯见底。

“柳市长，县里的同志见你不容易，更难得有机会和你一道用餐，你也说几句吧，给大家鼓励鼓励？”李宜德边为柳王明夹菜，边凑近柳王明的耳朵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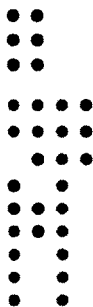
“我当然要说说。哥们，你们都看见了，我还没动筷子，李书记的手就伸进了我的口袋掏钱，知道吗？这是‘鸿门宴’，不好吃啊。不过话是这么说，我还得表扬你们，证明你们书记、县长动脑子，抓住了机遇。这次省委全会，集中研究了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放权让利，搞活县域经济的问题。省政府准备就现行财政体制作些调整，主要是向县级倾斜。这是重要的利益关系调整，市长也不好当啊，按照你们写的报告，我得减收三千八百五十万。谁来弥补这个窟窿？我也要大家理解呀。来，为理解干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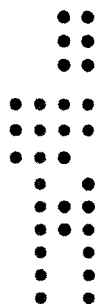
接下来是大家轮番把盏，分别恭谦地走到柳王明面前，双手护着酒杯，说着各种理由，劝柳王明进酒，他都微笑着，稍稍抿一小口，算是意思、意思。

他今晚的感觉挺好，在云坊县找到了“一市之长”的感觉，找到了权力和职位的威严，找到了“一方主宰”的畅快。在新阳，我柳王明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就是“一把手”，就应当有绝对权威。感觉好，心情也忒好，

最让他感到得意的，是李宜德突然身体缺“钙”，全身的骨头好像让人剔掉了一样。过去面对他的李宜德，常常是金丝眼镜片后的余光看看他，简直就没有正眼瞧过柳王明。他曾牙根咬得“吱嘎”响：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你李宜德！当然，李宜德今天的表现，并不能消除他心中的宿怨，更不能说明李宜德从李树生的旗下投向柳王明的怀抱。“收拾”李宜德的既定目标始终没变。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柳王明是个干大事的人，对于敌人，他要斩草除根，绝对不留后患。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他对军队在战场上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观点不以为然，常常和战友辩得面红耳赤。但在眼下，他只能面带笑容地同李宜德客套。尽管感觉很“酸”，很别扭，但必须这样做。

哼！权力，包括预期的权力，真神奇。柳王明心里想。





“柳市长，云坊的工作全靠你支持，同时也表达对你能力和为人的敬佩，这杯酒我单敬你，希望你给面子，干了！”

“你李宜德是个有水平的人嘛，在新阳谁干事该心里有数，凭你这话，我干了！”

这番对话，双方都经过认真斟酌，且有板有眼。“云坊的工作全靠你支持”这个“全”中有话，而且对我的为人和能力佩服，这说明他对“谁”不佩服。柳王明说“谁干事谁不干事”，指的是谁，李宜德当然听得懂。

“柳市长，我很激动，得敬你一杯酒。”吴副书记走到柳王明跟前。

“你是研究生，什么都要研究个来龙去脉，凭什么敬我的酒哇？”

“柳市长，你日理万机，掌管着全市六百多万人口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像我这样的干部，全市少说也有千把人。你能记住我的名字，还能说出我的情况，你说我能不感动吗？！”

“小吴哇，说实话，我对年轻干部，特别是你们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寄予厚望。你们说，新阳的未来靠谁，不就是你们吗？对不对。我们这些人，还干两届不就得退下来？”

柳王明一副长者风范，让大家敬佩得频频点头。

“后生可畏，这酒我干了。”柳王明一饮而尽。

“吴书记，我建议你再敬柳市长一杯。你想想，你能进入市长的视线，一定前途无量。”酒席气氛已进入高潮，坐在柳王明左边的县长朱春平说话了。

“对对，对，再来一杯。”大家起哄。

酒，真是个好东西，谁缠上了都没脾气。几杯酒下肚，脑子活络了，舌头灵活了，平时不说话的，端起酒杯话就多了，平时见了领导胆怯的，把这东西倒进了肚子，胆子立刻发胀。今天大家趁着柳王明高兴，说着各种好话，轮番把盏，劝柳王明进酒。

朱县长说，“管家三年狗都嫌。”“嫌”来“嫌”去，都是两个钱闹的。财政的钱是老祖宗的卵子，个个都有血缘关系，个个都嫌县长吝惜。案头上一大叠“经费申请报告”，每一张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每一张都不可能全部满足，结果是每一张“报告”背后的人都会有意见。所以，柳市长解决县里财政困难，不光是对云坊人民的关心，也是在关心我个人哪！朱县长的话情真意切，感染了在座的人。

“直接受益的当然是我，我更应该敬柳市长。”县长助理、财政局长说。

“哥们，你们敬了不少啦，我也得敬杯酒，一来云坊这两年的工作搞得不错，我对你们书记、县长的工作很满意。你们俩配合得很好，这叫‘团结出生产力’。新阳也是这样，没有我和李书记的密切配合，能有今天这个局面？”

一桌人洗耳恭听。

“共事就得这样，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在一起共事很难得，这次地市选举换届，省委规定，连续任过两届的主要领导要交流。看看，共事再长也不过十年吧。”柳王明接着说。“二来祝云坊发展的更快些，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会尽量解决的。来，干杯。”

吵吵闹闹，两个小时过去了，气氛热烈，大家兴致勃勃。只有坐在柳王明对面的张力维不卑不亢。说实在的，在座的人，他是第一次面见柳王明，但没有一个比他更了解柳王明的。

饭后，本来安排了汇报工作，实际是大家坐在会议室吃些水果，由县长助理代表县政府向柳王明汇报，陈述降低上交市财政比例的理由，县政府认为，按县财政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八上交市财政的比例太高，县里压力太大，务必请柳市长考虑降低上交比例。理由很充分：一是这个比例是十年前定的，当时县财政总量小，才两千多万，上交的总数也少。现在总量两亿多，一年分走五千多万，心理上很难接受。二是市财政已今非昔比，比十年前翻了三番。也不在乎县里少交二三千万。三是同其它县比较，云坊县财政收入总量看起来不小，但可用财力比例很低。上交比例下调后，县里用这笔钱投在城市建设上，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县城的品位。这里离省城近，把县城建得好点，有利于树立新阳的形象，也等于是花钱帮市里办事。四是全市已经有几个县财政收入规模超过了云坊县，市里并没有要他们上交一个“子”，显得不平衡，县里各个方面反映很强烈，县委、政府感到不好做工作。

“不必再说理由了。这是个反映了七年的问题，历经三任市长，我下决心帮你们解决。你们正式向市政府写报告，我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这个‘形式’是要走的。”柳王明表态了。

“柳市长，公安局周局长有急事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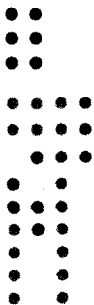
司机老余推门进来，捧着手机，送给柳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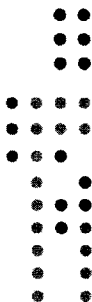
“嗯，是。说，嗯，嗯……”柳王明轻松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电话那边急促的话语，在场的人虽然听不明白，但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气氛突然肃穆起来。

“行，我看这样，你现在就是总指挥，全权负责现场抢救，我马上回市里。死伤情况不能随便上报，要十分慎重，留有余地。其他我会马上做出安排。等会儿市政府黄秘书长会同你联系，就这样。”

柳王明接完电话，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二十分了。

“老余，你让黄秘书长立即来电话给我。”





“哥们，这事我看就这样了吧，我还有事，得马上赶回市里。”柳王明对着李宜德一行人说。

大家见柳王明站起来了，又有急事在等着他。一脸感激，千恩万谢，有的感谢市长帮助解决了期盼多年的困难的，有的嘱咐市长要注意身体的，有的劝老余晚上要开慢些，安全第一。大家簇拥着把他送到车前。柳王明同大家握手告别。

“我和县长送你到高速公路口。”李宜德说。

“不必了吧。”

有人恭谦地拉开车门，右手背顶在车门框上，等柳王明坐好再关上门。大家一起挥手同柳再见。

柳王明关闭了车窗，汽车启动了。



李宜德送走了柳王明，感到有些疲惫。他今天是耐着性子同柳王明周旋。的确，像柳王明感觉的那样，他今天是破例高规格接待了他。说实话，他打心里瞧不起这种人。可有什么办法呢？大丈夫能屈能伸。最近社会上的各种传闻，不能不叫李宜德注意。汇总各方面的信息，柳王明的政治行情看涨，柳王明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位首长地位日益显赫，常常出现在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柳王明常常在各种场合渲染和首长间的各种故事。虽然谁也弄不清真假，可这种事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社会太复杂，如果真是柳王明宣传的那样，李树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今晚这顿饭，柳王明至少传递了这样几个信息，一是李树生在换届时可能难以留任新阳市委书记，省委对他柳王明看法不错，新的市委书记非他莫属。二是表明他这几年的政绩不错，这是为即将开始的换届考察作前期准备，给县里的同志打招呼。三是想说明我柳王明待你们云坊县不薄，柳王明来新阳几年了，为财政分成问题，李宜德向他汇报不下

十次,每次都没给过好脸。选择这个时候主动来解决,显然是想用财政分成的钱来买选票。四是联络感情,争取县里的主要领导,又敲打李宜德。告诉你们,新阳的天下是我柳王明的。李宜德心里有数,他看得明白。可又有什么办法,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地方政治生活中,“民主”还很新鲜,“人治”才是轻车熟路。这“人治”就是一把手“治”,除了“一把手”可以是人格健全、有思想有主见的人外,其他都只能是个性缺失、只起陪衬作用的人。你可以有脑袋,但你绝不能有思想,你可以掌握真理,但你千万不能坚持,你可以有能力,但千万不能让人感觉你能力超过了上级。你在政界混,就得要同“一把手”处理好关系。李宜德在领导岗位也混了近三十年,还没见过哪个同“一把手”搞得紧张的人有好果子吃。今天之所以如此隆重接待柳王明,自己如此当孙子,也是想调整一下关系,不把后路堵死。万一柳王明真的当上了新阳市委书记,李宜德该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抓紧时间,尽可能调整一下关系。

李宜德也明白,这种处理也是极有风险的,如果市委李树生书记知道了,自己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里外不是人。现在是信息社会,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现在的干部,对领导之间的龌龊简直是苍蝇逐臭一样兴奋。通过出卖别人,打个小报告,换掉那张“旧船票”,依附自己想结交的新权贵,踏着同胞的鲜血,朝着瞄准的官位前进,真是大有人在。他从头到尾把今天接待柳王明的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出格和过分的细节。想到这里,李宜德背上掠过一丝凉意。不行,他得争取主动。对,晚上就去找李树生,把柳王明今晚的活动向他汇报。这样,无论从书记还是从朋友的角度,都对得起李树生。回到住处后,李宜德拨通了县长朱春平的电话。

“春平吗,我李宜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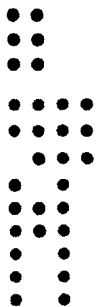
“哦,李书记,今天我们为云坊人民办了一件大事。还是你安排得细致周到。要不,很难有这样的效果。”显然,朱春平还沉浸在兴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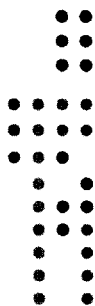
“这不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吗?我看还是你账算得好,能说服人。几点理由,无可辩驳,令人心服口服。再说柳市长今天心情也很好。”

“唉呀,李书记客气。我老朱你知道,原则问题从来不含糊。政府的工作始终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云坊取得一切成就都是你李书记领导的结果。我哪敢邀功?”

朱春平去年调任云坊县长,此前是一个县的副书记。对李宜德表面还比较尊重。但依李宜德的观察,这决不是盏“省油灯”,不过时候不到而已。

“我的意见是这样,柳市长既然原则同意,我们应当打铁趁热,赶快以政府的名义写报告,送上去。县政府要安排专人跑这件事。这可是一件大事,你想,三千八百万,可是我们全年财政年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还多,得花多大精力才能收到?我们把功夫花在





市政府常务会成员身上,这等于每年多收了三千多万。你说呢?柳市长说下个月上要开政府常务会,我们要争取列上议题。”

“你放心,李书记,我会全力以赴抓这件事,盯着不放。我建议,最好你能出面,分别同其他几位副市长打个电话,事先做做工作,也表示了对他们尊重,省得常务会上出意外。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请你斟酌。就是我们写报告是以政府的名义还是以县委、县政府两家的名义好?我听市里一些同志说,现在到市委、市政府汇报工作都很有讲究,大家都非常小心,无论什么事都两边照顾到……”

老朱后边的话没有说出嘴,但李宜德听得明白。不过他提醒的两个事都是有道理的,但以他对柳王明的了解,那是绝对不能干的。这正好与柳王明今天来云坊的意图相悖。如果找了其他副市长,或报告市委,柳王明算是白来,“大礼包”就算不上是他柳王明送的了。但这话不能给朱春明说白。

“我看这样吧,让政府分管的同志先跑跑再说,如果需要出面,我们再商量。至于市委那边,下次我见到李书记再当面汇报,你看怎样。”

“行,按你的指示办,明天上班我就安排。”

“春平啊,晚上我要回去一下,我爱人不太舒服,回去看看。明天的水利工作会你先开,你多讲讲,我最后强调几句。”

“唉呀,嫂子不舒服你咋不早说,赶紧走!要不要叫办公室去个人,帮助照顾嫂子?”

“不必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会。”

朱春明灵机一动,叫来了他的秘书,面授机宜:“你去趟省城,李书记家属病了。他严格要求,不想惊动机关干部。你打个车,跟在后面,不要让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去医院,你就说来省城办事,顺便到书记家看看,碰上了。如果他去其它地方,你就记住那个地方,回来告诉我,明白了吗。”

秘书是朱春平从外县带来的,机灵,会写,靠得住。一直留在身边。

柳王明坐上汽车,市政府秘书长黄世槐的电话就过来了。

“老黄,你接到报告了吗?陵溪县今天晚上七点四十分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县城开往清水乡的一辆客车翻了,有人员伤亡。”

“我刚刚看到了省政府发来的明传电报,上面有侯省长的批示,正准备给你报告。”

“侯省长就有批示啦?情况怎么报出去的?”柳王明有些吃惊。

“是侯省长在省公安厅《特供信息》上批的。”

“快说,侯省长是怎么批的?”

“我念给你听，‘陵溪县的交通事故，已造成 15 人死亡，触目惊心。是我省三季度以来最大的恶性安全事故。请新阳市政府火速组织力量，帮助陵溪县政府处理好善后。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伤员，尽最大可能减少死亡人数。同时组织强有力的调查组，尽快查明原因，分清责任，依法处理。并举一反三，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处理结果尽快向省政府报告。’就这些。”

“哦——，我不是给周崇槐说过吗，叫他不要急于上报死亡人数吗？这信息是哪里出去的？”

“是县公安局信息报省厅的。”

“你查查，是谁让报的？”

“柳市长，现在去查这事怕不合适。省公安厅有规定，交通事故一次性死亡三人以上的，要在两小时内上报省厅。”黄世槐的直率让柳王明心里很堵，血液从胸腔往头上涌，眉宇间凝成了一个结。但又不便发作。这要在平时，柳王明会骂得他狗血喷头，简直是笑话！我柳王明还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还要你来教我当市长？可眼下，没这个功夫，也不合时宜。黄树槐的账有时间算。

“有这规定？”他强压住怒火，尽量以更平和的语气问。

“有。”

柳王明现在感到事情闹大了。他示意老余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继续和黄世槐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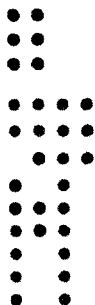
“你现在抓紧给我办几件事，一是找到卫生局长，让他立即组织医疗救护队、救护车，带足药品，赶往出事地点，抢救伤员，具体要求让他直接和在现场指挥的市公安局局长周崇槐联系。二是责成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做好死者家属的安抚工作。保险公司要赶快进行理赔，从息事宁人的角度出发，从优理赔。这些处理完后，你同魏副市长一起赶往出事现场，你们到后给我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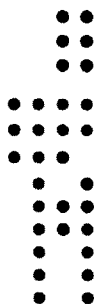
“柳市长，要不要以市政府的名义再向省政府报告？”

“那还用说！但不能只报发生了交通事故，要根据省长的批示，报告我们处理事故的行动情况，把刚才我说的几条写进去。”

柳王明还告诉黄世槐，要公安局安排好现场警戒，所有同抢救无关人员，特别是记者不得进入现场。任何人不得接受记者采访，谁不听处分谁。柳王明还交待：调查组、抢救工作组都要有县里的同志参加，死者的善后工作、家属的安抚、保险公司理赔，都以县里为主。

关了电话后，柳王明仰靠在座位上，两眼怔怔地看了一会车顶。他感到车里有些





闷。

老余看着他的神态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在这休息几分钟。”

“好，好。”

他推开车门，一股热浪涌进来。柳王明走进闷热的夜幕，沿着高速路护栏来回漫步，汗水立即从身上的每一根毛管沁透出来。此刻心中的烦闷，远比夏夜的闷热要严重得多。

“老板，黄秘书长的电话。”

“柳市长，柳市长吗？我老黄。”老余听到手机里传出急促的声音。

“嗯，你说。”

“省政府刚才又发来了明传，国务院领导对陵溪县交通事故有个重要批示。你到了什么位置？”

“国务院领导有批示？”

“对，我念给你听听吧？”

“你念。”

国务院领导批示，文字虽然不长，但字字玑珠，掷地有声。

“老余，调头，我们往陵溪县。”

“老板，高速路上不能调头，我们只能找个最近的路口先下再上。”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走！”

云坊至陵溪县一百多公里路程，还有近六十公里的县乡公路。经过一个小时的高速，柳王明到达往陵溪县“出口”。收费站一辆警车闪着避让灯停在路边，车边站着三个公安交通民警，朝柳王明的本田车敬礼。柳王明按下玻璃窗，朦胧中看见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文革带着两个警察站在夜幕中。

“报告柳市长，公安局副局长田文革，奉命护送市长前往陵溪交通事故肇事地点。”

“哦，是小田，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陵溪？来来来，上我的车。”

柳王明一把推开车门，田文革带着一股热浪和汗味卷进汽车。

又从车窗伸出脑袋，对前面的警车挥着手：“你们在前面带路，慢点，安全第一呵！”这时才缓过劲来回柳王明的话。

“我听说你到了云坊，陵溪发生这么大的事故，以你的事业心、责任心，必到现场无疑。去陵溪的路不好走，所以我就带了两个交警赶过来等候，陪同你去陵溪。”

柳王明心底潮起一股热浪，驱散了堵在心口的阴霾。他感激地用手拍拍田文革的